

(上接第4版)

就这样,秦鲁国大长公主成了靖康之变中极少数未被掳走的北宋皇室直系成员。她以68岁高龄,奇迹般地逃过了这场浩劫。

靖康初年,金兵压境,朝廷下诏令中外士庶输家财助边。公主得知后,指着府中的仓库说:“国事方急,妇人不能效力,此皆累朝锡予也,我何爱焉!”于是,她将府中积攒多年的财物悉数捐出,充作军费。

这一举动,在当时宗室贵戚纷纷逃命自保的氛围中,显得尤为可贵。公主虽不能持刀上阵,但她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国家的忠诚。

金兵北撤后,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宋高宗,南宋自此开始。

当公主听闻赵构在河朔起兵,即位称帝的消息时,“喜不自胜”。她立即上表劝请高宗“速正大号”,稳定天下人心。她的表文“辞旨深切”,情真意切,充满了对宋朝复兴的期望。

高宗收到公主的表文后,大为感动,“报书而名,其尊礼绝儻”,回信时直呼其名(这是对长辈的礼节),对她的尊崇和礼遇无人能比。

建炎元年(1127)六月,高宗恢复公主的封号,改封为秦鲁国大长公主。

四、南渡台州

南渡之路,九死一生。

建炎三年(1129),公主携家南逃,途中遭遇了贼兵张遇的劫掠。张遇本是地方武装头目,趁乱聚众起事,进犯镇江府。当时公主一行正好经过镇江,知府钱伯言弃城而逃,城中大乱。

在这场劫难中,公主的次子钱愕被贼兵杀害。家中财物几乎被劫掠一空,家人也大多失散。公主承受着丧子之痛,继续南行。

所幸,张遇的叛乱最终被平定。公主带着幸存的家人,先至扬州朝谒高宗,后又避地至福建。

绍兴三年(1133),公主自福建到绍兴,请求入见高宗。高宗允准,并让她暂时留居绍兴。

绍兴四年(1134)夏,高宗下诏,赐公主府第于台州临海崇和门的美德坊

(今台州初级中学东侧,白云山麓)。这是一座宽敞的宅院,足以安置公主及其庞大的家族。公主带着家人,在临海扎下了根。

台州临海,从此成为钱氏家族的第二故乡。这里是吴越钱王苦心经营多年的地方,是钱弘俶登上吴越国王宝座的跳板,也是钱弘俶保护被废的钱弘俶的地方。想当年,年轻的钱景臻曾跟从任职台州知州的父亲钱暄在此生活过几年,一回京城便被召为驸马。因此,这里称得上是与钱家渊源深厚的福地。

在南宋朝廷中,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地位极为特殊。

她是仁宗皇帝的女儿,是高宗的曾祖母。从辈分上说,她是南宋皇室中辈分最高的长辈。高宗对这位老太太极为敬重,每次公主入宫,高宗必定先起身作揖行礼。

高宗曾对大臣说:“大长公主今日入内,朕以仁宗皇帝之女,朕之曾祖母,待遇加礼,每入内,朕必迎见声喏。朕惟仁宗深仁厚泽,涵濡海内,大长公主眉寿康强,亦仁宗盛德遗泽之所致。”这番话,既表达了对公主的敬意,也寄托了对仁宗盛世的追思。

绍兴六年(1136)二月,高宗特意派遣御器械钱恂到台州慰问大长公主,并赐以银合茶药。这些细节,都反映出高宗对这位长辈的关怀。

公主晚年,有一个行为引起了朝臣的非议,那就是不断为子孙求官。她凭借其特殊地位,多次为子孙亲属要官、升官,为女儿、孙女讨封、讨俸。

尤其是她的长子钱忱,公主“独厚”于他,多次上表为钱忱请封请官。高宗“每求必应”,钱忱的头衔越积越多: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少师、荣国公,累赠太师、汉国公、豫国公。这些头衔,大多是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足以显示朝廷对公主的恩宠。

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公主又为钱忱请求“优赐推恩”。高宗不好违背老太太的心意,便加钱忱为开府仪同三司,并御书“忠孝之家”四字赐给钱家。这四个字,既是对钱忱的表彰,也是对钱氏家族门风的肯定。

绍兴十二年(1142),公主又为庶子钱愷请求“正任”(即正式任命)。高宗本来同意了,但言官认为这不符合先例,高宗只好作罢。

绍兴十五年(1145),公主临终前上遗表,为玄孙以上的后代向朝廷要官请封。高宗下诏:子孙提拔11人,授官16人。这份遗表,为钱氏家族带来了丰厚的政治资源,也为临海钱氏后来的发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对于公主的“贪婪”,高宗并非没有意见。他曾婉言规劝公主说:公主之所以能如此高寿,是因为仁宗皇帝的深仁

厚泽,福泽延及公主。公主对待诸子,应该效法仁宗的公平之心,不要偏心。

然而,公主对钱忱的偏爱似乎没有改变。这种“护犊情深”,虽然招致了一些非议,但也让人看到一个老母亲的赤子之心。因为在宋徽宗颁布八宝大赦天下的恩典时,公主被封为荆雍大长公主,驸马钱景臻也被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官职。皇帝对公主说:“钱景臻是先帝的女婿,为人恭敬谨慎,我已经吩咐大臣给他优厚的封赏了。”公主却说:“陛下如果一定要赏赐钱景臻,按照常规制度办理就好,我怎敢谋求额外的恩宠,给自己招来过失呢?”于是她多次诚恳推辞,皇帝始终没有答应。而晚年,她经历了丧子之痛、国破家亡之后,又值风烛残年之际,她的心愿就彻底改变了,那就是要让自己的孩子过得好一些。

从制度层面看,公主求官的行为确实冲击了正常的官僚选拔机制,引起了监察官的不满。早在绍兴八年(1138),公主为孙子钱端礼求官直秘阁,就曾遭到朝臣的激烈反对。有朝臣上疏说:“钱端礼未有劳效,非所当得,传之四方,必有讥议。”最终,高宗不得不收回成命。这件事,也成为钱端礼政治生涯中一个尴尬的插曲。

但公主并不是一个不识大体之人。绍兴九年(1139),她的第三子钱恂(庶出)被朝廷任命出使金国。这是一个危险的使命,金宋之间虽然暂时休战,但双方关系仍然紧张,使臣随时可能被扣留甚至杀害。

公主在台州写信与儿子诀别。她在信中写道:“行矣!尔能以身殉国,吾何恨哉?慎毋以吾老为念。”

这封信,字字铿锵,展现了这位老公主在国家大义面前的凛然气节。她虽然一生为子孙求官,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她从不让步。钱恂读罢母亲的信,深受感动,毅然上路。

五、荣及钱氏

绍兴十二年(1142),发生了一件让南宋朝廷上下欢欣鼓舞的大事,高宗生母显仁皇太后韦氏,在被金国扣押15年之后,终于被释放南归。

此时,秦鲁国大长公主已83岁。得知消息后,她欣喜若狂,请求入京朝贺。有人劝她年事已高,路途遥远,恐怕受不了风寒。公主说:“我蒙受皇恩至深,只恨自己老了,不能每年都入朝。如今国家有这么大的喜事,我能因为贪图安逸而不去祝贺天子吗?”

于是,“老公主”毅然上路,从台州赶往临安(今杭州)。

公主到达临安后,高宗与皇太后遣使劳问相望,慰问的使者一个接一个。然而,也许是旅途劳顿,也许是年事已高,公主在临安住了几天后,便病倒了。高宗“趣国医诊视”,催促御医赶紧去诊治。

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壬寅(1142年12月2日),公主在临安病逝,享年84岁(《宋史》误作86岁)。

高宗闻讯,极为震惊哀痛,亲自前往祭奠,为此五天没有上朝,还给她儿孙们全部加官一级,追谥公主为“贤

穆”。绍兴二十九年(1159),又加谥“明懿”。公主的全称为“秦鲁国贤穆明懿大长公主”。规格之高,在两宋公主中极为罕见。

高宗在祭奠时感慨道:“大长公主历经七朝,幸免于那年的靖康之变,如今高寿而终,真非常人能有的福气啊!”

绍兴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144年10月11日),公主与驸马钱景臻合葬于台州天台县护国寺南山之阳。她的墓葬至今犹存,与她的祖父、父亲、丈夫、子孙共同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钱氏家族墓葬群。

公主去世后,时任侍讲直学士杨愿(官至参知政事)为她撰写了墓志铭。铭文中写道:“显允大主,一世妇师。德则多有,言不及私。温温令闻,洽于朝野。”伟大的公主,是一代女性的楷模。德行深厚,从不说私事。温和的名声,传遍朝野。

南宋著名学者杨简评价她说:“资性忠厚如此,故自幼至老,凡八十余年,尝如一二日。”天性如此忠厚,所以从幼年到老年,八十多年如同一两天。

公主与钱景臻共有四子七女:钱忱(1080—1161),字伯诚,神宗赐名,历仕四朝,官至少师、潼川节度使、荣国公,赠太师,娶唐介孙女(陆游母亲的姐妹);钱愕,官至武当军节度使、上清宝篆官使,建炎三年被张遇杀害,赠开府仪同三司;钱恂,官至太尉、德庆军节度使、提举皇城司;钱愷,官至右武功大夫、嘉州防御使。宜春郡夫人,嫁武功大夫卢琰;蕲春郡夫人,嫁太常少卿江纬;安康郡夫人,嫁右监门卫大将军、荣州防御使士授;同安郡夫人,先卒;齐安郡夫人,嫁鸿胪寺丞唐宪;建安郡夫人,继室士授;文安郡夫人,嫁清远军承宣使仲璜。

秦鲁国大长公主以跨越两宋的传奇,用她长达八十多年的人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她的一生,有荣华富贵,也有颠沛流离;有儿女绕膝之乐,也有丧子之痛;有朝堂之上的尊荣,也有南渡路上的艰辛。她既是一位贤淑恭俭的公主,也是一位舐犊情深的母亲;既有毁家纾难的大义,也有为子孙求官的私心。

她不是完美无瑕的圣人,但她是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在大时代中挣扎求生、努力护家的女性,为台州吴越钱氏后来的两宰相、两王妃及累世簪缨的繁荣作出了突出贡献。

